庸閒齋筆記

庸閒齋筆記卷七

海昌　陳其元　子莊

上海余見韋文榮晚年登第夢王十朋以侍生帖來謁時年已老私念豈能鼎甲乎後列三甲除縣令又夢十朋以治生帖來拜不解其故嗣選樂淸始悟前夢至縣遂修其墓訪其子孫又夢十朋來謝未幾獵人以虎皮送云是十朋墓所獲也

同治十年冬大府奏開吳淞江合崑山新陽寶山嘉定華亭婁縣南滙川沙靑浦上海九縣一廳之民以

赴役余時攝上海縣事江之濬起於青浦訖於上海共一萬一千餘丈而江之在上境者十之七故上海承派之工居十之四彼八縣一廳僅得工十之六耳上海啚止二百十有四田止六十八萬餘畝而承此大工民力困甚然自同治二年起已如此派法不能不照章辦理於是按啚分段按畝出夫搶撥一月有餘自十年十二月起至十一年正月初旬民夫始陸續赴工興挑遇雨即停止雨止則戽水水盡再挑再雨再戽春日多雨戽水不勝其憊且一遇天雨夫即

散歸雨止後或來或不來又須催提蕩夫在本境近歸家易不若他縣長募之夫距家遠不能歸可坐守也他縣分地少夫常集雨止晴挑勢常逸故見功易上海分地多夫易散雨止而晴不能即挑勢常勞故見功難然同事一江他縣竣工而上海不能不隨之竣則追呼不可少緩也他縣地少皆併於一局而呼應靈且其財彙於一局而用度便上海地多啚自爲局二百十四啚則二百十四局意見不能無扞格卽指臂已不能自如又往往有此啚之資已罄或歸取

或商借紛紛擾擾不能歸一則約束不可不嚴也余自正月初即赴工督辦誘掖奬勸督責脣焦舌敝歷一百餘日居然不悞工且先他縣完工工程之寬深如式甲於他縣歷荷大府褒嘉雖由董事之經理得宜小民之赴工趨事此其中殆有天幸焉　局董中有文生張春沂者年八十六歲精力如少壯從事四閱月急公踴躍未嘗告勞且爲他局排解一切絳縣老人不足多矣大工既蕆余因上海受丁太鉅民力不勝瀝陳本邑凋敝情形詳請大府以後開濬之役永

遠減去十成已荷批准立案余去任後聞闔民已將
憲批及余詳文刊石垂永久庶幾民困少蘇余亦藉
告無罪於吾民耳先是雍正六年家文勤相國奉
世宗之命督開吳淞江時松江府知府周公中鋐勤
其官而水死
優旨贈太僕寺卿遺民感德私祀之屢著靈爽道光
七年巡撫陶文毅公重濬此江以公陰佑奏奉
特旨立廟江干春秋致祭方事之殷也余以公與先
相國當日有其事之雅虔禱公祠半年之中聚民夫

數萬人於河上風塵不驚疾疫不作工程克期是非
神助曷先致此故於竣事後上一聯於神祠曰百四
十年舊蹟重開念先人誼切同舟敷典敢忘其祖萬
一千丈鉅工告蕆慶此日江流順軌惟公所存者神
以志神貺云

開河有鐵沙有陷沙又曰瀊沙鐵沙不過費力開一
層即深一層陷沙則今日挑去若干尺明日又漲出
若干尺工費最重法當多集人夫一日挑竣放水壓
之乃可不漲而挑至深處一日又不能竣工則須有

烈日曬之亦可此外更無別法又有爛泥亦非易挑者挑遇泉眼水涌溢噴出一昔可以滿河法以木桶圍之而挑其旁則不致橫溢而水亦隨旁落更有黿窟之處則水不能戽乾是役也遇有二窟一在太僕廟上里許戽水一日黿自從去岍上見其足蹟次日遂涸一在太僕廟下四五里其窟最大集人夫數百戽之一日僅去水尺許一昔如故內中有老黿探首出窺頸大如甕復有大紅鯉魚長八九尺游泳其中戽數日人力窮而工不竟乃築防環其窟而於其外

施工焉從來築城築隄但以土方計工而開河則必兼水方如此次濬江先築壩戽水水盡乃施挑工每三十丈置一車以備戽水殊不知開挑既深先則需二車相接繼則三車相接終則四車相接四車不過抵一車之用而人夫倍蓰矣況三十丈之長一車斷不敷用則不能不添車此即當賠矣初開不過去地一丈二人一日可得土一方受值裕如至一丈五尺四人竟日僅得土一方而水已橫溢四出又別需人運水其運水需畚需𤮹乃得運土運土定例又須出

土於十丈之外而運者由下而上往返計二百三四十步人益勞既深至二丈則四人竟日尚不得土一方而所定土方之值不能增總局始事所計但及土方之工既求于成數欲稍爲變通則土未及半帑銀已竭不能不聽各圖之自爲籌畫此又圖賠矣圖安能賠不過按田貼費而已故上海素有開河田還債之謠此等情形余均瀝陳於應敏齋方伯之前方伯聞之亦深愴惻故減派一詳得以邀准計是役民間貼費不下五萬勵而克集余所貼僅千金而百姓顧

頌余不置良足愧也因詳記之俾後來有所攷焉
開河之先必須兩頭將壩築住而後可以戽水築壩前一日當事者先行祭壩而後施工祭過之後雖河面數十丈之廣河身數十里之長戽水之時一鱗不獲矣若仍有魚則壩必坍塌余在南滙開呂家浜上海開吳淞江皆是如是謂非有神之司可乎
咸豐辛酉之冬諸暨包立生初與賊拒時賊屢以萬衆環攻之立生率村衆出戰輒得大捷每一陣必斬刈千百賊多束手就戮者因相傳立生有異術得仙

靈護佑及壬戌之夏一敗塗地初無神奇人多不解其故因憶家梅亭方伯嘗言嘉慶初年三省教匪作亂之際方伯時爲縣佐解餉銀數萬赴大營中途猝與賊遇望見前山有一營官軍駐紮急走依之未及里許賊已蠭至乃推餉車入深草中潛匿己及人夫皆伏於車畔賊大隊從旁吹唇而過竟不之睹以爲山前必决鬬矣乃從草間遙望之但見賊至營內官軍並不接仗皆延頸就戮賊遂燒營而去始相慶幸不走入營盤得免死然官軍所以不鬬之故卒不能

知比教匪破敗時官軍數十人追賊可以斬殺數百千人無一人扞格者乃悟劫運使然前後皆是氣之所懾立生之勝敗亦此類也

上海五方雜處獄訟煩多訊鞫閩廣人之案不能不用通事俾傳達言語顧一省之中口音亦復各別卽通事有不能盡解者每以爲苦嘗戲與友人言此時滬上華夷雜處死者魂歸東嶽恐冥王傾耳於侏儒之音亦不能辨必須亦廣用舌人矣友人謂鬼神者二氣之良能旣已神矣安有不解之理後閱乾隆中

上海人李巽廷明府心衡所著金川瑣記內載丙午春章谷城隍廟落成鋪戶中一銀匠某死半日復甦自言城隍招募差役十三名已有十人並我得十一人矣尚缺其二處無可充通事者以通漢語夷人爲之我舉通事某勤慎可用城隍已賜允我生前無大過惡幸不被譴責冥間與陽世無異戒妻子勿悲泣言訖長逝所謂某者小金川夷人充章谷屯通事有年矣强健無恙翌午覺心腹猝痛踰刻即死金川漢番錯處非通事不能達語言顧神無不格猶需狄鞮耶固知陰

陽一理事非偶然云云則余所謂今之真王不能不
廣用舌人非無稽之戲言矣

江蘇人尚文學習武者少然武科不能發當歲試之
年輒搜羅充數往往不及額而止無賴者幸博一衿
不求上進每橫於一鄉不特閭里苦之即地方官亦
苦之嘗聞前華亭令雲夢許君治劇一事不禁爲之
失笑許君爲政以廉幹名一日者有武生扭一鄉人
至縣喧訴許訊其故則鄉人入城擔糞誤觸生汙其
衣已經途人排解令代爲洗濯及服禮而生不可必

欲痛扶之而後已許詢悉其情亦拍案大怒曰爾小
人乃粗心擅汙秀才衣法當重責鄉人惶恐乞憐許
良久曰姑寬爾令生坐於堂側而飭鄉人向之叩頭
百以謝罪叩至七十餘許忽曰我幾忘之爾之秀才
文乎武乎對曰是武則又驟然曰我大誤文秀才應
叩一百武則一半可矣今多叩二十餘頭爾應還之
復令鄉人高坐而捉武生還叩生不肯則令皁隸挾
持而抑其首叩還二十餘乃釋生大怒走出許撫掌
大笑邑人觀者聞者亦無不大笑也是舉雖非正道

然松人至今嘖嘖以爲美談詩云善戲謔兮不爲虐矣許君之戲毋乃近於虐哉

許君乾隆己未進士需次都門時夢歸太僕有光持名刺來謁曰廬舍遭鄰人削且盡祈公主持之寤而不解其故尋選崑山令抵任太僕後人適訴祖墓被佔事恍悟前夢立往經丈凡越佔者悉清還之並立碑定界焉同治庚午余代理新陽縣事墓又復蕪穢不治余捐捧修葺並爲建立墓門會歲試拔其十世孫祖英第一補博士弟子員俾世守太僕墓然余並

無所謂夢兆也
耕耤之禮各直省屆期舉行江南諸縣皆以穀播上
海則兼播棉子以其地產棉也記余道光壬辰歲在
京師詣先農壇恭觀
皇上耕耤之所壇地遼濶約有數里龍鱗鳳隰龐畝
縱橫居中為太歲廟廟前為祈穀壇後為貯耤倉殿
宇規制宏麗樹皆松柏卧者立者虬枝蟠結黛色參
天大抵是數百年物當隴畝前起耕耤臺臺以板為
之地則耤之以櫻薦藁前搭山棚棚皆以五彩綢綾

結成光燦奪目

皇帝躬耕之處地約一畝許兩旁分十二畦乃三王

九卿扶犁之所時正値諸王公方演

御耕牛牛色正黃身被黃緞龍韉以黃絲繩籠其頭

項豎金牌上嵌紅寶石一執鞭執便捕之農官隨行

耕時兩旁立校尉執五色春旂者二十四人歌禾詞

者二十四人依牛行上下三推畢存旂即退三王九

卿之牛皆以黑緞紅緞爲韉襄事者俱風簑雨笠以

象農事煌煌鉅典仰見

聖朝重農之盛意矣

余在京師嘗偹

大駕郊祀又恭遇

六飛謁

陵鹵簿之盛觀之而不識其名問之亦不能盡悉頗以爲歉嗣閱吳江陸朗夫中丞鹵簿名物記始恍然若置身　屬車豹尾間因節錄之按鹵簿之別有曰

大駕者郊祀用之曰法駕者朝會用之曰鑾駕者歲時出入用之曰騎駕者行幸所至用之大駕最爲備

物尊天祖也法駕稍損其數文物聲明取足昭德而止鸞輿騎又加損焉事非持典不敢同於所尊貴也凡爲蓋者五十有四九龍而曲柄者四色俱黃翠華紫芝兩蓋承之九龍而直柄者二十色亦黃皆以次序立花卉而分五色者十九龍而分五色者亦十每色各二其立不以次而以相間純紫與赤而方蓋者八爲扇者七十二壽字者八黃而雙龍者十六赤而雙龍者八黃與赤單龍者各八孔雀雉尾及鸞鳳文而赤且方者各八幢之屬十有六長壽也紫也霓也

羽葆也各四旛之屬十有六信旛也絳引也豹尾也龍首竿也亦各四曰教孝表節曰明刑弼教曰行慶施惠曰褒功懷遠曰振武曰敬文曰納言曰進善八者各爲一偶凡旌之屬亦十有六於是有四金節四儀鍠氅四黃麾而繼之以八旂大纛二十四羽林大纛前鋒大纛其十六五色銷金龍纛其四十凡爲纛者八十旂取諸祥禽者儀鳳翔鸞仙鶴孔雀黃鵠白雉赤烏華蟲振鷺鳴鳶取諸靈獸者遊麟彩獅白澤角端赤熊黃熊辟邪犀牛天馬天鹿取諸四神者四

取諸四瀆五嶽者九取諸五星二十八宿者三十三
取諸甘雨者四取諸八風者八取諸五雲五雷者十
取諸日月者各一其外有門旂八金鼓旂二翠華旂
二五色銷金小旂各四出警入蹕旂各一旂之數共
百有二十爲金鉞爲星爲臥瓜爲立瓜爲吾仗爲御
仗各十有六又六人持仗而前導曰引仗自恭引
仗其名一十有七紅鐙六二鐙之下鼓二十四金二
仗鼓四板四橫笛十二又二鐙之下鼓二十四金二
仗鼓四板四橫笛十二又二鐙之下鉦四大小銅角

各十六自紅鐙至銅角其名一十有六午門之內有金輦玉輦焉午門之內有五輅五寶象焉天安門之下則又有四朝象焉朝象雖非朝期率每晨而一至引仗以上在太和門之內銅角以上在端門之內其最近

御座者有拂塵有金鑪有香盒數各二沐盆唾盂大小金餅金椅金杌數各一執大刀者執弓矢者執豹尾槍者每事各三十人其立亦不以次而以相間荷殳戟者各四人侍殿前執曲柄黃蓋者一人殿下花

蓋之間執淨鞭者四人自黃龍以下諸蓋之間仗馬十掌騎者十人殿之下陛之上執戲音麾竹者二人計鹵簿所需千八百人

國朝制作之明備眞超越前古而上矣

軍興十餘載士大夫以身殉疆場者指不勝屈膏塗原野莫相收恤者有之斷軀絶脰事不上聞者有之若阻撓百端獨嬰慘禍生前招訾議生後被餘責者則雲南何公桂珍爲最甚焉公以徽太道江南安撫福公濟之江北令之募勇剿賊無一金之餉一背之

選得二百人率之而行集潰兵團勇合三千人以大破搶賊招降賊酋軍聲大振論者以爲必邀上賞矣乃以逗留不救廬江被劾免官其實徽救廬江之文尚未至公手而城已被陷大帥將欲卸己之責遂歸罪於公公旣褫職大帥又留公駐英山八月之中僅支銀三百兩而士卒三千人居無帳幕食無糧米徒以忠義相激日提飢軍轉戰賊中賊來益衆兵敗莫援己岌岌不可終日矣而大帥又密書令其圖剪招降之賊書復落於賊手頃刻變作公遂粉骨碎身於

賊於是復以機事不密咎公實則此書亦未抵公也公歿後卿與不及其弟爲行狀尚不敢聲公之冤乃從彈章爲據吳侍郎廷棟發憤言之而事稍白越數年會文正公復爲公作殉難碑記乃獲昭雪然當時雖正人君子亦未嘗不責公也余謂公事絕與明督師袁崇煥類袁斬毛文龍一時無不謂其冤者即後世猶盛訾之洎乾隆年間紀文達公閱歷朝檔子始知文龍曾通款我

朝則文龍在明國萬死不足惜者也哉

太宗文皇帝之圍燕京也袁愍千里赴援自謂無罪莊烈帝以脫歸之太監告其引敵脇和遂執而剮之當是時衆議沸騰雖東林諸賢者亦無不欲食其肉也直至南都建立北來人傳

太宗之密謀乃知中反間計於是始有褒愍之諭而袁公則既死矣合觀袁何二公之厄知千古忠臣義士不逢表白含冤終古者當不乏其人也

古人之被冤者以余所見莫屈於砦之附士行而枉

於唐之八司馬陶公匡輔晉室與郭汾陽不殊梅磵謂其忠順勤勞似孔明亮非虛譽乃本傳中載或云侃少時漁時雷澤網得一梭以挂於壁有頃雷雨自化爲龍而去又夢生八翼飛而上天見天門九重已登其八惟一門不得入閽者以杖擊之因墜地折其左翼及寤左腋猶痛比都督八州據上流擁強兵潛有窺窬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云云史臣因之遂加悖逆之誣復引夫子曰人無求備以爲斯言之信嗚呼此等紀載評論何異於秦長腳莫須有三

字獄哉使陶公而果有包藏之心則何以辭大將軍何以季年不與朝權何以未亡之前欲遜位歸國舉動光明若此乃以意志之曖昧誣之不能不爲之稱屈矣夫梭化爲龍事容或有夢生八翼未必盡誣然此亦皆尋常之事耳試問既稱之曰潛則於何見之深探之曰志則於何知之曰思折翼之祥或代之思耶抑陶公自思耶陶公自思何人窺見其思若或人代思其思何足爲據凡物將起而人抑之固衆所共見也若意念之起而自抑之又豈衆所能見耶此等

之志與思使陶公果有之必不肯告人明矣陶公不言而人能窺之豈理也耶總之爲此謗者必庾亮之徒亮以元舅之尊掖臂下拜反被嘲誚則心懷之忿悒何如陶公甫亡即表殺其子豈非報復之明徵哉史臣無識從而采之橫使忠臣被不忠之謗豈不令人氣阻唐王叔文王伾侍順宗於東宮順宗旣即位甘盤舊學擢在貴近亦事之常叔文與伾贊襄初政首罷宮市則䘏民也追陽城陸贄則進賢也拒韋皐之請兼兩川則持大體也辨劉闢之奸則有遠識也

至欲奪宦官之兵權尤是唐朝第一大事不幸而順宗之疾不瘳宦寺俱文珍等遂起而與之爲難太子急欲得帝位韋皐窺其意而請之文珍迎其意而立之於是八司馬敗矣然求實叔文伾之罪無有也乃加以陰謀秘計等語是亦莫須有之獄也鍛鍊周內無瑕可摘則以王伾之吳語亦舉以爲惡夫以伾吳人不許爲吳語豈晉人楚人一仕於朝卽不得爲晉楚語耶宦官以此爲罪名史官據此定罪案豈不可恨不然八司馬中陸質之經術劉禹錫之詞章柳宗

元之文章政事皆表表一時憲宗豈真一無所見特以文珍輩擁立之故遂低首下心一切任之卒之劉闢果反憲宗亦終弑於閹寺馴至甘露之變唐室遂以不振八司馬雖含冤於九原當不免竊笑於地下耳後來賢如范文正公已稱其材至我
高宗純皇帝御論亦辨白之八司馬者得後世賢相
聖君為之昭雪當可無遺憾矣

少時讀明陳臥子先生制藝心即儀其人同治戊辰攝宰青浦縣縣境所轄之廣富林則公墓道在焉與

寇之亂祠堂被燬寸木無存余因捐俸集貲重建祠
宇而以公同志夏考功父子配祠既成以公為
高宗所褒卹會賜忠裕特謚者遂詳請以公墓列入
邑之祀典春秋遣官致祭總督馬公巡撫丁公會疏
入奏己巳之春得
旨報可余因率同官親往致祭焉考公一生文章政
事風義炳若日星殉節後子婦三世苦節具見明德
之遠乃卒斬焉無後不能不有疑於天道然公大節
大名昭垂宇內亦不在子孫之有無也公初生時母

夫人夢若龍者降室之東壁蜿蜒有光故名子龍後與陸子玄同祈夢于忠肅祠公夢負一虎謂必風雲會合之意子玄則忠肅授以瀋陽地圖一卷亦意其富官於此地也嗣公起義殉國難赴水死猶懸其首於虎頭牌上宛然虎負之象而子玄以丁酉科場竟流遼左事皆奇徵故余爲公詳請崇祀文內有曰生有自來夙著蟠龍之瑞死而後已果符負虎之徵蓋指此二事也夏考功彝仲諡忠節嘗舉天下淸官第一子舍人完淳字存古諡節愍年十六遭國難作大

哀賦論者謂不減庾信之哀江南先後與公抗節死公豹目蜷髮又目上視爲盼刀眼與于忠肅同居恆攬鏡曰此頭終當爲誰斫於順治丁亥歲得明夷五月遂遇難明史於公傳書華亭人而崇正三年南國賢書所列解元楊廷樞吳縣人而公則署青浦縣學生青浦於嘉靖時制華亭上海縣地所置史特仍其舊貫而書之耳楊廷樞字維斗亦殉國難

華亭古婁縣地屬會稽郡後改婁縣屬吳郡至唐始析崑山海鹽嘉興三縣地置華亭縣而吳郡改蘇州

後唐同光年分蘇州置秀州宋政和年又改爲嘉禾郡慶元年升爲嘉興府而華亭縣仍屬焉元至元年分嘉興路置華亭府復更名松江府又析華亭縣爲上海縣明再析華亭上海縣地置青浦縣
本朝雍正二年復析華亭上海地置南滙縣余五六年中歷攝南滙青浦上海三縣事實則尚不出古之華亭一縣地也嘉興府即古由拳城後城陷爲湖今青浦縣之澱山湖是明萬歷朝築青浦縣其磚石皆撈於湖內之故城由拳之陷而爲湖疑不在秦時特

載籍無可考證余宰青浦時曾作峰泖蒓思圖秀水金遴生鴻佺爲題四絕句內一首云青龍鎭屬由拳地難得雙鳧集此閒若以宦途今視昔花封依舊在鄉關亦指由拳故城而言青龍鎭吳孫權造戰船處今隸青浦

合肥蒯蔗農觀察德標眞誠篤實古君子也督辦松滬釐捐總局余於丙寅冬奉李爵相委提調局務日夕共事最爲契合觀察言爵相家居時門前有一大池冬日涸水取魚於池底起得四五寸土偶萬計人

馬戈甲雕鏤精絕儼然如生哄傳遠近觀者日千百人不知何祥既爵相登第入詞館以爲應之矣今乃知爲弟兄總統師干削平羣盜之兆然水中之土何以能結成人物豈亦化工爲之耶觀察嘗爲余言作官者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無盜求免公罪即是私罪矣余在青浦一夜城內有來報盜者余亟率壯勇往捕則盜已遁矣細察情形盜先以軟梯越牆入撬門行竊事主驚起大呼盜乃以刀嚇制而開大門亡去故房門有撬損痕而大門無恙惟所失止洋銀壹

圓錢五百文布衣數件計贓不逾貫事主之兄則現充縣役者也次日補具呈詞又稱是竊余曰已經勘明蹤時行強何故不言盜乃囁嚅曰贓數無多不敢累本官得處分余大笑曰一行作吏已置升沈於度外矣爾不知失盜其責輕諱盜其咎重我盜就公罪耳卒申報之後一年六月限滿無獲余得降一級調用處分人以余爲拘泥余則謂級雖降而心無愧乃愈於不降級者後讀陸清獻公年譜在靈壽縣時一宦家失盜吏白申文內不當用強劫字先生不欲以

隱忍含糊竟以刦盜報郡守恐其累已捉吏痛責先生不爲動未幾獲盜將成獄而中丞不欲上聞命改爲竊郡守急傳諭奉行先生傴以誠去官不欲以僞居位卒不改云云余事有與暗合者則觀察私罪不可有之說啓之也

英國總兵呫樂德克奉其國主之命駐防甯波以保衛國之商旅同治元年四月甯城之復呫與有力及九月中賊大隊攻撲甯郡呫率洋兵五十人入城助守出奇制勝綱緞頭勇滋事呫復會同我官軍靖其

難爲人恂恂儒雅和衆而謗大體甯之官紳皆親愛之十二月我軍之洋將貝武勒攻紹興城中礮死李帥所遣之德克碑未來在紹之洋鎗隊無統帥史士良觀察請唔往權代之唔不可曰我國法駐防官不能出百里外觀察强之其國之領事繙譯等官亦相爲聳恿唔乃以打鳥報其提督而率衆行蓋打鳥則可出百里矣既至與賊戰大破之俟德克碑至乃退明年正月紹城克復唔則因擅離汛地爲其提督劾罷甯人大戚公額留之不可觀察與衆紳士籌商餽

白金萬以爲賄賂不受固與之則曰我國法人臣不能受鄰國贈賄也無已則留二千金以犒其軍士曰是從我與中國捍患者其八千金斷斷卻之矣臨別流涕謂觀察曰我與甯人相處久承相愛歸後雖死亦不忘甯人更有一言相告洋鎗隊勇丁訓練已成不可以賊平而遂撤之留之不特以自衞亦可備意外警須切記之遂揚帆去余以其事啓閩李帥帥復書謂此等舉動中國士大夫所難不意得之島客可勝欽佩云云至今甯波人士言及法總兵者未嘗不歎

然思也買忒勒壯國人受中國總兵官銜臨陣奮不顧身遂殞於紹興城下頗讀華書吳春泉刺史冬日嘗往訪之會北風大作買執吳手曰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攜手同行洋將也而頗有中士儒將風流

金匱縣孫文靖公爾準字平叔以翰林起家歷官至閩浙總督

贈太子太師入祀名宦祠公負經濟才任閩督興利除弊濬木蘭陂溉田數萬頃平臺灣張丙之亂善政

指不勝屈閩人至今德之公身肥大健啖食雞子及饅頭可逾一百嘗閱兵至泉州府太守崇君福饋以饅首百捲蒸百一品鍋內雙雞雙鴨公盡食之告人曰我閱兵兩省惟至泉州乃得一飽耳幼年身肥夏月苦熱則以大缸滿貯井水身浸其中僅露口鼻以爲樂十八歲時自尊人廣西巡撫署中歸道錢塘江正遇秋汛大喜欲觀潮放舟江心以俟比潮至聞萬馬奔騰聲急出至鷁首視之舟人諫不聽立未定已爲潮頭捲入江中倉卒之間但覺浪壓肩背而過有

千萬觔之重三四翻騰遂掀於江岍若有人舁之起者一無所苦公自言素來短視受此大驚卒未識瀾爲何狀殊可笑也公生平以扶植善類自任巡撫安徽時安化陶文毅公澍爲方伯文毅陛見論某官不法事聲色俱厲鬚髯翕張

宣宗疑之

密諭公履任後察其爲人公密疏保舉奉

硃批曰卿不可爲其所愚又具疏力薦其賢文毅公遂獲大用薦督兩江爲時名臣公之力也官閩臬時

漳浦黃忠端公石齋先生墓旁地爲豪家所佔子孫力弱與爭不勝一夕天大雷雨徧山上下皆墳起成黃山字無慮數千萬豪大驚叩首還之公有詩紀其事於柰雲堂詩集中督閩後遂以忠端公之理學忠義奏請崇祀文廟兩廡得俞旨焉

余師仁和姚平泉先生諱光晉道光乙酉舉人以句股算術受知儀徵阮文達相國入試禮部不第與修

一統志得知縣先生不樂吏職改授教諭歸年七十餘始選上虞縣教諭訓諸生以經義每歲科試他處文於新進諸生斷斷如也惟先生獨否故虞人雖婦人孺子無不知先生之賢者每言及不稱其官輒曰姚菩薩云先生於咸豐甲寅正月夢至一處四山若立壁上有瀑布屈曲下流有老僧出迎屬先生坐片石上醒而異之不識何處因繪一夢遊圖賦詩志之是年夏到上虞閱仙姑洞有瀑布往遊焉則依然夢境也乃自謂前生爲此山老衲復繪一獨立圖自題

其上云了他過去因緣偶然遊戲還我本來面目自在逍遙年八十一卒卒之上一日忽有兩鐙自中門入家人咸見之詰問誰何則無人焉鐙亦遂不見去來有自菩薩之名不虛得矣先生博學工詩文所著述甚富惟瓶山草堂詩曾刻以行世此外尚有古文拙逸周易貞字質疑四裔年表皆藏於家庚辛之亂付之劫灰而詩版亦成煨燼越十年辛未夏先生甥俞蔭甫太史樾出所輯瓶山草堂集見示文二卷詩二卷瑣談二卷蓋止六卷視原刻詩鈔十之五六耳

因捐俸刻之而以板仍歸之太史焉
秀水金岱峰先生諱衍宗嘉慶庚申舉人與先伯雲伯公同年官溫州府教授咸豐已未重賦鹿鳴其女孫爲余家冢婦先生湛於經學著述甚多庚申之冬無疾而卒先數日自知死期時避地臨安命子孫屆期皆集集後令皆誦佛號遂瞑目而逝亦似前生由竺國來者先生之六世從祖爲忠節公正希先生明末在徽州與其弟子江天乙舉義兵敗被執殉節於南京公豐頤美髯鬚而兩眉倒向與陳卧子先生貌

日上視同為姑布家所謂凶相者閣公少時有一寡嫂將殉其夫質諸公公曰千載一時也及授命時江天乙大呼公曰此千載一時也蓋其嫂殁之日即江生之日云公之曾孫㰁門先生諱德煥狀元及第官至總憲即岱峰先生之曾祖也

涫中丞德巡撫浙江時御下嚴吏胥恨之於元旦日投涫安德清烏程歸安四縣文書登號則涫德烏歸四字並列蓋以歸字之音同龜耳中丞覺之大怒皆予重責自此烏程歸安二縣祇稱程安矣偶閱南宋

冀明之中吳紀聞內載孫彥文郎中好以俗下語爲
詩文秦師垣生於臘月二十五日孫獻壽詩云面臉
丹如朱頂鶴髭鬚長似綠毛龜欲知相府生辰日此
是人間祭竈時檜甚喜之是在宋時不特龜之號不
忌即二十五日送竈之鄙諺亦無之矣使施此詩於
今日其不遭詬怒者幾希
諸暨壽春亭先生于敏嘉慶庚午舉人道光年間官
湯溪縣訓導時八十餘歲人極和藹健飲啖健步所
到之處人爭迎之老稚婦女無不識壽老師也年逾

九十視聽不衰歷任督學使者皆引重之故不麗於計典先生善談尤喜詼諧同寮中座無車公不樂也向來府試監場例留校官二人皆以命年力强壯者爲便於稽察之故故先生從未監場頗以爲歉咸豐紀元太守和君齡府試忽以命先生先生大喜向上揖謝曰太尊知我尙屬有用之才不是全廢之物衆皆失笑於是端坐堂上者竟日不稍跛倚時先生已九十二歲人咸服其精神之健焉曾同寮公宴余與府教授蕭山蔡二風强先生飲酒食肉進一巨觥則

侑以肉一大臠先生盡三十餘觥起而笑曰昔孔子厄於陳蔡飢欲死今我厄於陳蔡飽欲死古今人眞不相及也衆俱粲然

余最不信星命推步之說以爲一時生一人一日當生十二人以歲計之則有四千三百二十人以一甲子計之止有二十五萬九千二百人而已今祇一大郡以計其戶口之數已不下數十萬人（如咸豐十年杭州府一城八十）萬人則舉天下之大自王公大人以至小民何啻億萬萬人則生時同者必不少矣其間王公大人始生

之時必有庶民同時而生者又何貴賤貧富之不同也每舉是說以詰談星命者多不能答近見海甯李善蘭所作星命論尤爲暢快其略謂大撓造甲子不過紀日而已並不紀年月與時也亦無所謂五行生剋也其並紀年月與時且以五行配之皆起於後代古人並無此意也而術士專以五行之生剋判人一生之休咎果可信乎且五行肇見於洪範不過言其功用而已言其性味而已初不言其生剋也是干支之配五行本非古人之意矣而謂人之一生可據此

而定是何言歟至五星皆地球同纏日而各不相關夫五星與地球且不相關況地球上之一人而謂某星至某宮主吉某星至某宮主凶此何異浙江之人在浙江巡撫治下他省之巡撫於浙江無涉也今試謂之曰某巡撫移節某省於爾大吉某巡撫移節某省於爾大凶有不笑其荒誕者乎五星之推命何以異是乎其論眞屬透闢足以啓發惑溺與余所見正合然此特論其理耳世之窮民遊士藉此以餬其口者幾千人矣若明著其論則將盡無告者而飢死之

亦非仁人之用心矣存而不論可也

爾雅歲陽歲名月陽月名矜博正者往往用之然每不得其解人或詢之則瞠莫對屢致譏誚第歲陽歲名郭景純雖無註而註見於鴻烈解月陽月名郭僅註月名正九十三月餘俱無註令人莫可探索近見明人葉秉敬所解頗爲詳晰因並錄之以詔學者

歲陽郭景純無註註見鴻烈解太歲在甲曰閼逢萬物鋒芒欲出擁遏未通在乙曰旃蒙萬物還蒙甲而出在丙曰柔兆萬物生枝布葉在丁曰強圉萬物剛盛在戊曰著雍位在中央萬物繁養四方在己曰屠維萬物各成

其皆居別維離也 在庚曰上章陰氣上升萬物畢生 在辛曰重光萬物就成

熱其煌煌 在壬曰玄默歲終包任萬物 在癸曰昭陽陽氣始萌萬物合生

歲名 太歲在寅曰攝提格格起萬物承陽而起 在卯曰單閼單盡閼止陽氣推萬物而起陰氣盡止也 在辰曰執徐執蟄徐舒伏蟄之物散舒而出 在巳曰大荒落荒大也落落大布貌 在午曰敦牂敦盛牂壯 在未曰協洽協和洽合言陰欲化萬物和合 在申曰涒灘涒大灘循萬物皆循其精氣 在酉曰作噩作噩零落也 在戌曰閹茂閹蔽茂冒萬物皆蔽冒也 在亥曰大淵獻淵藏獻迎也大小深藏伏以迎陽 在子曰困敦困混敦沌陽氣混沌萬物芽櫱 在丑曰赤奮若赤陽色奮起若順陽奮物而起無不順其性

月陽 郭無註葉秉敬補解之

月在甲曰畢 畢生物之氣聚於此 在乙曰橘 屈平橘頌曰深固難從更壹志兮則橘之性固不可改易者也在乙則物已脩蒙而出各正性命不可移易之謂 在丙曰修 修長也丙炳然宣顯其光修也 在丁曰圉 圉即強圉剛盛之意 在戊曰厲 說文旱石也徐曰堀崖石則厲者即磨礪之厲也戊在中央萬物皆在磨礪之中 在巳曰則 萬物各成其性有法則也 在庚曰窒 窒者小槩之意太歲在庚曰上章取上升章明之義而此乃云窒者蓋以陽氣舒散發越非得肅氣翕闢收斂則不得凝聚則上章者正欲窒中得之也在辛曰塞義即倣此 在辛曰塞 塞者大塞之意 在壬曰終 萬物胎孕於此終即始之端也 在癸曰極 極即終之極也極則必返[illegible]之界自然撥積而不容已矣

月名 郭註止有正九十二月餘俱無註葉秉敬補之

正月爲陬 郭註離騷云攝提貞

於孟取

二月爲如說文如從隨也女子從父之教從父之命故從口二月爲卯陽氣推萬物而出物從隨以生也

三月爲寎宀音彌仙切說文交覆深屋也爿周伯琦說文字原曰判木之左半也片之轉注疾羊切牀牆壯將字从此丙內者南方物炳然光起今方三月丙光將露而上有宀以蓋之旁有爿以障之故生氣之化將達而未達也寤寐之字皆从宀从爿从丌是夢覺交接時陰寒未通之狀

四月爲余說文余詞之舒也此余亦取舒𠑹之義四月純陽氣大𠑹矣

五月爲皋說文从白从本詩鶴鳴九皋皋澤也左傳御以如皋皋岸也澤者深遠之義岸者高聳之義五月氣盛物生深遠而高聳也

六月爲且且古俎字薦物之几也後世借爲發語辭七野切又語助辭子余切告於此女義不順當讀作俎言六月物茂如籩豆之森列也

七月爲相息亮切視也助也七月物成造化於此若日觀之而手助之

八月爲壯壯盛大也壯極則衰故在酉日作噩乃零

落之象九月爲𢆉郭註國語云至於𢆉月是也高誘註閼茂爲蔽冒即𢆉字之義十月爲陽郭註純陽用事嫌於無陽故以名云十一月爲辜說文曰辠也从辛古聲有自新義十一月舊物收藏有更新之端矣十二月爲涂說文水名出益州牧靡南山西北入澠此云涂者亦取水從冬旺洋溢流行之義

世以十二支配十二肖由來久矣殊不知古人一支有三禽蓋取六甲之數式經所用也支各三禽故稱三十六禽三禽於一時之中分朝晝暮則取乎氣之盛衰耑子朝爲鷰晝爲鼠暮爲伏翼丑朝爲牛晝爲蟹暮爲鼈寅朝爲狸晝爲豹暮爲虎卯朝爲猬晝爲

兎暮爲貉辰朝爲龍晝爲蛟暮爲魚巳朝爲蟮晝爲蚯蚓暮爲蛇午朝爲䴥晝爲馬暮爲獐未朝爲羊晝爲鷹暮爲雁申朝爲猫晝爲猨暮爲猴酉朝爲雉晝爲雞暮爲烏戌朝爲狗晝爲狼暮爲豺亥朝爲豕晝爲玃暮爲猪此等皆上應天星下屬年命三十六禽各作方位爲倮蟲之長領三百六十而倍之至三千六百並配五行皆枯貫領云云見隋人蕭吉所撰五行大義內吉書在唐呂才宋子平之先不知何時乃專用十二禽也

庸閒齋筆記卷八

海昌　陳其元　子莊

司馬遷與李陵善陵生降隳其家聲故史記於其祖李廣之有功不侯三致意焉後人遂以廣殺降致族滅之報其實廣之十六世孫暠在晉霸有秦涼及薨國人謚曰武昭王又七世至唐高祖遂有天下子孫相傳三百年國祚與漢相等陵之子孫至唐爲戞黠斯稱可汗君於漠北亦垂百年是廣遺裔之蕃盛昌熾遠勝衞霍杜甫詩云李廣無功緣數奇奇於生前

而昌於身後歷固無遺憾遷亦不必代抱不平矣

古人姓字因避後世帝王之諱易以他音而尋復原稱亦有終不能復者漢明帝諱莊呼莊子爲嚴子莊助爲嚴助今復爲莊子莊助矣而莊光之爲嚴光至今不改唐高祖諱淵呼淵明爲泉明景祖諱虎呼虎林爲武林今泉明復爲淵明而虎林之爲武林至今不易鮑昭本名照以避武后諱唐人書之去下火字只用昭字後世但知鮑昭不復知有鮑照甚至有以鮑昭鮑照爲兩人者他若筆畫沿訛遂致音義俱失

如孫傳庭之訛爲傳庭稍加考核者咸知之而皇甫
庫之誤爲皇甫卿卽素稱淹博者亦未嘗不忽略也
順治九年壬辰十二年乙未均分滿漢榜壬辰科漢
狀元鄒忠倚滿狀元麻勒吉乙未漢狀元史大成滿
狀元圖爾宸嗣後不分漢滿榜則滿人無狀元至同
治乙丑科崇公綺始以蒙古人得大魁海內豔稱之
世俗豔稱泥馬渡康王事杭州白馬廟巷有白馬廟
所祀之神卽此馬也馬作人象垂旒秉圭稱白馬明
王考宋人張淏雲谷雜編所載靖康元年冬高宗發

京師將至幹離不軍前議事及至磁州州有崔府君祠府君或云唐人其名不傳或云乃漢後崔子玉也封嘉應侯號應王上至州人擁神馬謂應王出迎守臣宗澤請上謁其廟上謁廟出磁人力請上無北去乃還泊於相州明年遂即大位初無泥馬渡江之事也再考宗本生母張夫人一夕夢絳衣人自言崔府君擁一羊謂之曰以此爲識已而有娠及孝宗誕育之際亦光照天室中如晝時秀王方爲秀州嘉興縣丞郡人皆以丞廨遭火久之方知爲張夫人免身是

歲丁未其屬爲羊又有前夢之應故孝宗小字曰羊
是崔府君實著靈於高孝兩朝而顧舍之祀白馬何
耶

杭人崇尚鬼神每廟之神必撰其姓名尊以官爵在
廟從事之人皆里中好事者號曰廟鬼道光己丑余
在外家讀書居十五奎巷巷中有施將軍廟即朱殿
前小校刺秦檜者也是廟香火頗盛遂有積貲將欲
賽會而苦神之官爵不高廟鬼乃遣人齎三百金至
江西張眞人府爲神指一伯爵得請之後乃大行出

會極儀從臺閣之盛計所費千金有餘他廟之鬼皆嘖嘖稱羨不置白馬明王亦曾出會本有王封故儀衛喧赫神無姓名撰爲趙駿二字所過之廟皆以愚弟帖拜之乃拜至一社廟其神爲宋康王於是康王廟鬼桀而出曰爾神乃我王所乘騎者安得稱弟無禮若此應行議罰旁人爲講解始免又出神會時過他廟之神爵高於本廟者則多人擁神輿疾趨過之謂之搶駕云以示敬五月中關侯出會會中人以侯已封協天大帝其尊無對雖過宗陽宮亦不搶駕宗

陽宮所祀爲玉帝向來各神過無不掮駕者此廟獨否廟鬼恥之乃連夜塑一諸葛武侯像坐於廟門口此會前導至止則遣人迎詰曰君侯來奉將令何往於是隨從之廟鬼相顧色駭曰軍師在此不能不搶駕矣大抵廟鬼所本皆小說家言慢神不經荒誕無理真令人捧腹至關侯手中之扇款落雲長二兄大人屬愚弟諸葛亮書以及玉極紫微頓首愚妹觀音大士斂衽等帖姑無論矣

今人重宋版書不惜千金數百金購得一部則什襲

藏之不特不輕示人即自己不亦忍數繙閱也余每
竊笑其癡崑山令王鼎臣刺史定安酷有是癖嘗買
得宋槧孟子舉以誇余余請一睹則先負一櫝出櫝
啓中藏一楠木匣開匣乃見書書紙墨亦古所刊字
畫究無異於今之監本余問之曰讀此可增長知慧
乎曰不能可較別本多記數行乎曰亦不能余笑曰
然則不如仍讀我監本何必費百倍之錢購此也王
恚曰君非解人不可共君賞鑑急收弆之余大笑去
近觀雲谷雜記記東坡先生云近世人輕以意改書

鄙淺之人好惡多同故從而和之者衆遂使古書日
就訛舛深可忿疾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自予
少時前輩皆不敢輕改書故蜀本大字書皆善本莊
子云用志不分乃疑於神此與易陰疑於陽禮使人
疑汝於夫子同今四方本皆作凝云云又記東坡集
誤以幕容作慕容銀筆之僻作銀筆之譬從容作從
容江表作江表李密作李密諸本皆然遂至於不可
讀坡集猶得善本如此此張淏之說也東坡在北宋
所言如彼張淏在南宋所言若此是當兩宋之時善

本已自難得令人於宋版書不察臧否一概珍之貴之豈不過哉

安徽當塗縣舉人孫登年家有海忠介公手植梅樹壁上猶存忠介詩石刻咸豐年粵寇之亂府城夷為平地此梅恐不存矣

世宗憲皇帝設立各官養廉銀所以保全服官者之操守也今佐貳等廉尚全給稍列自愛者均藉此銀以恪守官方獨州縣官之廉上官每扣以為攤捐各項之用署事者僅領半廉一經扣存所得無幾非從

前立法之意矣昔宋賈黯以廷試第一往謝杜祁公公無他語獨以生事有無爲問賈退謂其門下客曰黯以鄙文魁天下而謝公公不問而獨在於生事豈以黯爲無取耶公聞而言曰凡人無生事雖多顯宦亦不能不俯仰由是進退多輕今賈君名在第一則其學不問可知其爲顯宦則又不問可知衍獨懼其生事不足以致進退之輕而不得行其志焉何怪之有賈爲之歎服司馬溫公爲相每詢士大夫私計足否人或不悟而問之公曰儻衣食不足安肯爲朝廷

而輕去就耶二公惟灼見人情如此此其所以爲宋之良相哉

韓朝宗思復之子也其平生無顯顯可見之跡惟喜識拔後進爲荊州刺史日因李白投書有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之語因是韓荊州之名藉藉至今究竟當日白受荊州之存注與否不可知而荊州遂人以文傳矣我

朝愛客禮士者惟德州盧雅雨都轉蘇州畢秋帆制府一時士之奔趨其幕府者如水赴壑大都各得其

意以去然二公晚節均淩替不知天下後世有引重之若荆州者否都轉之孫文肅相國克振家聲制府則後人偃蹇殊甚同治辛未余遊靈巖山經其墓道不禁爲之感喟云

同治戊辰冬十一月余在青浦泖港練塘勘爭蕩田案歸途颶風大作舟在蕩中顛簸不可泊乃沿湖濱行又被風吹向蘆葦中篙艣無所施任其飄泛良久見一小港遂努力循之入入里許遇叢莽而淺因繫纜焉隨從之船皆四散不可覓風稍定夕陽且啣山

舟人方理篷索余視灘際有小逕攝衣而登行數十步田疇綺錯麥已萌芽野鳥飲啄於隴畔見人不驚隨塍左右曳數百步得一橋過橋升高岸覩炊烟數縷起木末縱步趨之約又里餘抵一村屋多茅茨編槿爲界計十餘家稻堆在塲如比如櫛高下不一男子舂揄婦人織紝皆熙熙有自得之色顧見不速客至雞飛於桀犬吠於門數人雜然問客舟避風至此耶余應曰然因詢以此地去縣幾里皆相顧曰不知也詢其何以不知則曰我等皆佃人出者家無賦稅

又不負租何緣入城指一老者曰此人數十年前曾
經到過城者言未旣老者亦拄杖至前曰客自城中
至此耶因言年二十餘時爲道光三年以水災曾偕
里甲至城一次彼時巨浸滔天附舟至縣往返二日
亦不能記其里數屈指計之將五十年矣因問城中
此時較之昔年當益繁盛乎余曰兵燹之後徧地瓦
礫所有房屋十存一二休養生息不知何日方復舊
觀耳老者聞之亦復悵然顧謂諸人曰今生不更作
入城想矣因言粵逆肆擾時村人將橋拔斷河中均

釘木樁是以三年中賊未嘗到兼之連歲豐稔租賦蠲免閭里晏然無異承平時實不知城中遭此大劫也言訖方欲邀余入室獻茶適從者尋至天已昏黑遂辭之徐步而歸村人送至橋畔乃返究亦不識余爲何人余沿路歎息謂此亦今時之桃花源也

明末張獻忠踞蜀行肆殺掠江津縣民戚承勛與妻廖氏居於山村賊鋒駸駸將及承勛謀挈家亡去廖氏以荏弱懼不免誓以身殉謀未定見前村火起知賊至遂脫身走氏杖刃待盡而賊顧不入惟鄰里付

一炬矣氏獨處歲餘食將盡幸甕中剩餘穀粒取以播種歲收所入饒有餘糧惟衣履穿敝無可購覓爰葺卉服以度寒暑如是者四十年承勛逃入滇中復娶妻生子年已六旬囊槖稍裕思歸故鄉時天下承平江津縣已成聚承勛至邑訪其里居人無知者遂獨往求之未至村十里餘則叢莽塞逕久無人迹不得已集衆伐木開道而進竭蹶兩日乃抵其村灌木野竹遮蔽道路大樹自屋中出亭亭若蓋乃揮衆持斧芟薙以入忽聞款樓內人問曰爾等何人擅入我

室驟聞大驚戚乃厲聲應之曰我此屋主人戚承勛也氏窺視良久哭曰果我夫也遂自樓下頭如蓬葆面目黎黑草衣毵毵然殊不類人承勛審諦既真乃相抱長慟歷述難後事又各大喜同行之衆聞之亦共驚喜相慰於是相挈至縣洗沐更易衣服復至滇迎其家而其處焉夫婦皆年逾九十卒江津人至今傳爲盛事夫守節尚不難難獨處榛莽中四十年蛇虎不害疾癘不侵完其節以待夫之至又得其享昇平者三十載是非天之哀其志而默相成就之不至

忧

家叔祖仲山先生嘗言近人詩文製器均不如古惟有三事遠勝古人一律例之細也一弈藝之工也一窑器之精也余於博弈不肯用心窑物不甚措意獨律例則數年州縣頗能極思研慮而歎其準情酌理湊乎精微平衡至當眞非古人所能盡也試舉一事言之在青浦日七寶鄉人獲送一拒捕傷事主之賊蓋鄉人家有布機布已織成尚未取下有遠鄉人窺見之夜入其室取剪剪布鄉人聞聲起逐賊棄布而

走追至河畔賊下水逃事主亦泅水執之賊惶遽以刀劃其臂皮破而手不釋遂就擒事主之狀曰賊以刃傷之賊則謂並未帶刀乃是機上主人之剪耳余驗其傷是刃非剪明甚而賊堅稱是剪非刃加之刑嚇矢口不移事主則必欲實其爲刃並聲稱若不審定是刃傷渠必上控云云蓋賊因攜刃傷罪重思避重而就輕事主則恨賊欲置之死地故不肯遷就其詞而認爲剪也余飭差弔取其剪比對傷痕實屬不符而賊刃則無有訊之事主及鄰里皆云刃經賊擲

之河中撈不可得余因令事主及里鄰各具刃傷切
結以衆供確鑿定案事主等均允服而退獨賊痛哭
不已謂生平未慣行竊此是第一次懇求寬釋等情
余戲若不開從介收禁是案遂結矣比解府時賊又
哭求謂是剪非刃余笑曰事主已救汝命汝何以自
欲尋死乎查例載贓未入手而拒捕者絞監候逾年
則減等贓已入手而拒捕者絞決歸於情實而不減
等此案布尚未剪下則贓未入手也若攜事主之剪
則贓已入手矣汝何必欲贓之入手乎乃悟而叩頭

去然余嘗舉足案以詢人人皆謂刃重而剪輕告以例意乃復恍然此眞是例之細處若使爾日事主曉此例則必附會賊之詞而置之死地矣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鐘表上記時辰之洋字乃是羅馬國書一點鐘則一字也二點則二字也以次遞推至十二而止此是字而非中國之所謂碼子者

同治癸酉吳縣之海岙寺僧與益壽庵尼經人控其姦私邑令高君碧湄訊得實僧鞭一百遞解回籍尼

則勒令削還俗寺與庵均封閉入官寺改爲營汛判署庵改爲淸釐公局數百年琳宮梵宇一旦毀於涅汙僧尼之手可爲慨歎聞尙有耆涉高君不復追究嗟呼婦女入廟燒香久著明禁奈何甘於犯禁復市穢聲誠何心哉

福建有泰某者官莆田令正月署中宴客演劇演至雷峰塔許仙合鉢事泰忽大怒呼隸執許仙下堂笞之優人訴曰某戲子非許仙也泰曰吾原知爾戲子若眞許仙則笞死矣一時傳以爲笑江蘇同官某者

攝太倉一令方審案突有一人上堂呼冤訴子業剃頭而忤逆者某以賣擾此令驅出衆畢退堂忽憶有剃頭父呈忤逆事即令役速將在署剃頭之人縳至某一見大怒曰爾奈何忤逆其父叱令重責至一百其人昂首辨曰小人實係早年喪父者某始恍然滿堂書役皆匿笑而散因記黔中苗人稱

天子為京裡老皇帝稱大小官府皆曰皇帝其私稱官府則曰朦粤西猺人稱官府曰瞎噫朦瞎之稱殆春秋一字之褒貶竊謂若二君真當之而無愧者也

又聞有北人任淮安令民有控雞姦者訊曰將男作女官不解其故叱曰江南下雨與爾江北何干衆爲哄堂大笑既詢知其故乃爲判斷此則語音之誤非二公之倫矣

海鹽徐小雲鴻臚用儀初官戶部主事困於場屋咸豐乙卯鄉試與錢子密吏部應溥同廣場事畢錢索閱其文小雲以屢次被落心志甚灰不復默出固索固弗予一日錢笑謂之曰子文靳不與吾閱今吾乃熟誦子之文矣因默背其起講提比無一字誤小雲

大驚固詢固勿告索盛享允之乃言曰吾前夕夢至一處宮闕巍峩大殿上設公座五氣象森嚴吾不敢登其對面一殿亦有公座三座上人皆絳衣紗帽前朝服色若閱卷然吾因歷階而升潛從其後窺之見中座者手取一卷卷面則君之姓名也閱者執卷吟哦吾亦將君文强記之閱竟見取筆圈點訖乃反其卷面上批曰第八名忽回顧見吾詢曰爾何人答曰亦鄉試者則曰爾不中指門外一處曰爾之卷在彼吾因下階至其處見卷皆以紅紙束之方欲取卷突

有數人叱曰爾安得竊視吾因指殿上者曰是伊等命我來其人曰爾不必鬧將來自當送與爾閱也遂揮吾出遂醒醒而君文歷歷在目君必售矣比榜發子雲果中式第八名被勘試卷圈點與錢夢中所見者無異錢則挑取謄錄其卷由禮部咨送吏部果是送來閱者亦奇矣哉小雲之弟次雲爲余姪壻咸豐己未鄉試第三場病甚不能入試乃頭場文已中解元因少一場不能取錄主司極爲惋惜刊其文於闈墨後焉子密夢事其姪伯聲太守爲余言如是

今世之姓代有變更如我海甯陳氏之出於高也
聖祖皇帝以文簡相國奏辯知之至
高宗皇帝遂命文勤相國與漢軍高文良公聯族誼焉嘉興錢文端公及籜石宗伯本姓何近日合肥李相國本姓許則人知之者鮮矣然出海甯陳氏復承異姓者如杭州張簡松先生雲璈及道光丙午舉人戴陳常皆是幼時嘗記先大夫言嘉慶年間需次東河遇南河河道總督司馬公自言是海甯陳氏於康熙初年承外祖姓爲司馬氏呼先大父爲姪余檢之

宗譜此一支竟無從攷今并公之籍貫而忘之將來更不可攷矣至取異姓爲後者蘇州吳修撰信中係給諫玉崧遊幕廣東途中所收養者修撰狀元及第歸給諫乃告之俾迎養其母人稱給諫之盛德又聞乾隆時某相國其封翁官石門少尉乞養民家子帶歸後公以狀元提督浙江學政遣訪其家止有一兄爲朽工𢧐口人𣃁之往則曰彼自爲學政我自爲泥水耳人咸歎此人之高致爲不可及

外國之新報即中國之邸抄也閱之可得各國之情

形卽可知天下之大局馮竹儒觀察令美國人金楷理口譯之歷城蔡錫齡筆述之彙爲一册名曰西國近事彙編誠留心世事之學也余摘錄其事之有關係中外之大計者若干條登之於左

俄國太子以德意志國之強也而深惡之然亦無可制之也故欲與之和以爲利焉 按德意志卽布國

布世子朝於俄都俄王易布國衣冠郊迎五十里館於別宮酌酒上壽布世子避席舉手謝復以巨觴俄王酒酣情洽携手同步度廊榭入園亭登樓倚檻

東指而言曰俄前王於六十年前有法之師而與與貴國皆有勞焉去年師丹之戰大功克成常挾餘威震於列國格士丹城之會約載歐洲諸王如有事侵掠謀幷吞者二國共擊之用能邊警無聞與民休息俾海隅蒼生得享承平之福者皆賢王之德世子之功也世子遜謝而對曰西洋諸國俄爲大倘蒙加惠鄰封共成此志則受賜多矣願大王無忘此言拜辭而出

英國新報述瑞典國之新報曰布虎狼之國也非盡

天下之地臣各國之王其意不饜八年前奥國助布國取丹麥國之地布已取地即舉兵攻之今奥國無權聽布國之命矣六年前布攻奥之時法國不助奥國所以布得勝而强二年前布國攻法國亦取其地而英國與俄國未嘗助法國也後俄國駛兵船於黑海英國惡之然俄國之有兵船於黑海布實許之是俄受布之惠也布日强矣不數年後俄布兩國必有戰爭之事俄國敗而布國更强矣當今之計莫如各國連和以拒布或可免滅亡之禍也

衎王擬裁戰兵議員德爾伯克曰增之不暇何減也自古敗亡之禍多萌於全盛之時何則大捷之後其氣必驕驕則懈懈則無備君乘黨以受賀臣拜手以歌功或矜其謀或負其勇請田園市第宅侈聲伎之樂竭視聽之娛方且謂兵强地廣一世之雄也金城湯池萬世之業也左顧右盼以爲無敵於天下而孰知喪師失地者積憤生慮積慮生謀擁訓練之兵日伺其隙待時而發誓雪恥而甘心焉以彼之憤乘我之驕其不致敗壞決裂爲天下笑者幾何哉我軍入

法都虜法王法人之怨深矣誓墨未乾而餉銀綴納悔約之情見矣願王以法爲戒勿爲所乘則幸矣

法德之戰德屬拜宴國王以師從累建殊勛現稽兵籍計戰歿者武員一百六十二人兵一千五百九十七人重傷者武員二百六十一人兵二萬五百九十八人被擒者武員二十二人兵一千零八十三人逃者武員二人兵三千三百六十三人失馬一千五百四十九匹註冊以上德王王顧謂左右曰甚矣兵之不可輕用也彼喪師失地者骸骨積如邱山肝腦塗

於原野殺戮之慘無論矣即戰無不克攻無不勝如我軍之入法都虜法王厥功甚偉而按軍藉以稽之損折之數人百而我亦十焉此猶僅爲戰陣言之也當夫兩軍相搏轉戰千里居民出走倉皇避兵呼號之聲顛連之狀真有耳不忍聞目不忍睹者哀此黎元何辜一旦罹茲鋒鏑也自今以往非釁啓鄰封師先加我而妄談兵事爭尚武功者罪之

德國減境內賦稅其制分上中下戸以次遞減田愈少者則稅愈輕又築書觀千楹中建層樓方廣八百

尺以每歲稅餘購各國古今書籍藏貯其中士人往觀概不之禁

法人署匿名榜於朝以譏時政意甚激昂內議天津一事其略曰民教相鬬曲直姑置勿論而以華人二十顆頭顱僅償一領事之命猶以為未足去年民叛其上童婦操戈官軍攻城互相屠戮五萬衆蒼生之命將欲何處索償耶中國聽其傳教而法君猶以保衛為言意之逐布之禁何置若罔聞也

法人會議曰今之中國非復十年前之中國矣製造

皆宗西法而酌爲變通其林明敦鎗隊操演純熟者計六萬人誠勁敵也遇有兩國交涉事務須揣度情理毋與爲難

法國兵額日增需餉甚鉅兵部之費倍於禮部布人疑之相臣畢士麻克乃致書於首領曰大國一困於兵事再困於叛民內侮外侵噫甚矣爲執事計大兵之後宜招集流亡存卹孤寡舒民困則莫如蠲賦稅釋鄰疑則莫如裁戰兵胡計不出此惟增兵益餉之是務哉且國勢之强弱視乎人而不係乎兵力之

多寡法當十餘年前兵額半近時而用以伐與國則割壤連城伐安南則闢地千里當是時也席捲餘威震於列國小國屬焉大國朝焉莫不謂法之强無敵於天下也於是增郡兵廣戍守前歲以睚眦之怨興問罪之師以强伐弱易與耳乃一戰而敗於蔑士再戰而辱於師丹三戰而都城舉和議成矣昔者之兵力半於今而勝今者兵力倍於昔而敗自强之道或別有在歟叓有請者償欵一千兆期以三年限逾半矣而僅繳十之四餘款尚鉅今執事不綢繆於先事

而軍旅之是求崇將以彈丸鋒刃踴躍相償哉外臣敢請首領報之曰欠繳巨欵敢不剋期以償來書諄諄然以增兵益餉爲言敝邑已知罪矣引咎不遑何容置辯第隱忍不言罪戾更深將何以釋猜嫌而承明教也夫布王恩德施於法者厚矣大矣我有故地布王復之我有叛民布王除之我有逋負布王緩之此恩此德苟有人心宜如何圖報敢萌異志而蓄陰謀哉境內額兵所以稍增廣而加訓練者良以餘燼重收國旣內空鄰將來伐布之所與鄰之所取若不

預爲之備恐重以覆亡之禍貽大國憂彈丸鋒刃之償則吾豈敢云云

英國武員改水雷之制創而新之曰魚雷度敵船之遠近運以電氣能自行水底以擊之試以木筏信然頗自矜喜其僚友曰噫作法自斃矣我既用以攻人人亦用以攻我則新造數十號鐵甲兵船恐不敷他國試魚雷之用耳

英美二國議員會議花旂船款於瑞士國美人曰當南北分爭時爾國不以輪舟轉售何至焚我商船減

我稅額且兵連禍結何至四年之久哉夫船款之應償無論矣他如稅額之所虧餉需之所費茍不取諸大國則數百兆金錢之債將從何處索償哉英人不能對權擬約稿請命於朝英王報可署劵而歸君相交第慰勞曰先生休矣仍入議院視事如前浹旬忽召該院而責之曰所議者船款並無餉需稅額之是求也該員曰請命報可而後約成非敢專也於是衆皆譁然曰誰主是議者君相默然而罷蓋約稿達於上院上院呈諸英相英相未經啓視遽進英王王復

置之內寢翌日浸報之曰可追覽及已隔數句矣因循悞事以致莫可挽回識者於以卜英政之衰

英駐上海領事麥赫斯以事召回謁君相畢令赴講院敷陳中國近事以廣見聞茲摘譯其有關時事者二節一論中外之勢曰在昔通商往來互市止於外口自一千八百五十二年有粵東之盟西商遂通於內地事涉危疑兩情相賊紛然雜處垂三十年利歸於西怨起於華永爲相好之言恐未可恃也一論華英之交曰風俗迥殊輿言異服雖西士無相猜之意

而華人有非類之嫌我國官商偶出或車或徒咸背指而連呼曰洋鬼子洋鬼子言之者自鳴得意聞之者殊覺難堪蠢茲村愚取人以貌猶其末也曾見中國大臣出使外洋者行趁輪船至堅迅也不聞曰美哉舟乎但曰事機巧而已館以重樓至華美也不聞曰美哉室乎但曰事奢靡而已惡其人矣復憎其物安望其加惠遠人久托宇下乎寵之曰友邦稱之曰鄰國虛與委蛇特時未可耳其意以為勢似合而實離交似親而實疏云

英國舊臣保兒令當一千八百五十八年曾爲駐華使臣茲刊舊時日記流布歐洲其略曰中國之治民也爲道甚大制禮甚嚴統之以尊親聯之以恩義上下相維不敢犯亦不忍犯非若西國導民以利徒以機械相傾心思愈靈風俗愈薄紛紛然羣斥華人之愚而不知華人正有以識其陋矣

英新報有論時勢者曰各國之志皆苦於用兵惟防海備邊通商修好之是務雖近歲亦有破敵之功法有行成之恥而舊好克敦不爲已甚和議既成兵事

旋解此誠與民休息安養無事之時也鯨吞其志蠶食其謀所不可測者俄人耳何則俄之地倍諸大國而財僅埒於次國近膏腴之地而不能全爲已有也且俄非不欲侈其西封覬覦既久而不敢擕難於歐洲者祇以德奧新盟相爲唇齒倘擅搆兵端勝負尚不可知而況奧爲之助乎此俄之所以甘辭厚幣結德國歡而願爲永好也夫既不得志於西必將逞之於東矣印度物產富饒商民輻輳俄人久欲得之而甘心然必假道於華邊以圖進取現擬沿中國邊界

營造火輪車路自滿洲而蒙古而甘肅輪路通則印度危無印度是無英國也我國必盟約歐洲自西而牽制之毋使滋蔓則幾矣

又曰俄人擬造火輪車路以達滿洲蒙古現遣其郡王暨世爵人員會議於境上俄人詳察中國山川形勢繪圖刊藏兵部布人購之與中國善本輿圖較猶不若其縝密而於邊省尤加詳焉於陸路則形之曲直也紆捷也險阻平坦也林木之疏密谿山之高深也於水則勢之順逆也向背也濶狹淺深也島嶼之

縈迴灘港之出入也某水某山靡不撰說繪圖瞭如指掌夫然有以觀俄人之志矣

俄王諭外部函致駐華暨駐英使臣云俄據東界滿洲西連印度互市其間者半係俄人近歲稍展其界便通商耳初無他意也鄰不加察疑懼日深遂目俄爲虎狼之國誣我甚矣希將此意咸使聞之

英議院於放院時議明年稅務云歷年各物所得之稅皆日有所增惟印度鴉片烟土稅向得銀八百萬磅茲漸減至六百萬磅蓋以中國四川河南等處廣

種罌粟其製漸精食之者亦漸廣恐數年之後將無稅可徵矣

布王革教人掌各郡書院之例從相臣畢士麻克之議也其畧曰國勢之强弱係乎民民心之邪正視乎學而學之從違向背則以蒙養爲基先入爲主自教人掌院之例與四方之民肄業於院者耳染目濡受其蠱惑所聞如是所見如是所行亦如是執迷不悟久假不歸知有教王而不知有君上誠人心風俗之大患也夫人之於身也無病則防之偶病則藥之敎

人病國獨不思所以去之何明於治身而昧於治國歟請即禁令專主改各郡書院統於禮曹云云布王復示禁通國各書院肄業諸生有陰習教事者逐之意王欲毀羅馬城教會堂若干所恭天主教中會徒不少每會分建總會堂一區凡會中之長皆居於此以教王在羅馬城便於朝見也意王欲斥敎人而先毀其會堂洵可謂正本清源法良意美矣而教王怒甚諭其相臣曰意大利國育國也王僞王也溯會堂起建之始已歷一千一百年教人之往來必於是辯

論必於是耳目之所寄一旦廢之是聾瞽我也於私
圖則便矣其如天下各國何

西國婚姻無禮教之防凡男女相悅父母允之乃同
往謁諸神甫男曰願爲若夫女曰願爲若婦神甫雙
執其手曰無悔曰謹受教遂偕歸而室家焉現意王
旣還都羅馬蔚然中興敕議院更定婚制革教人主
婚之例由兩姓父母請於該管官教主惡奪其權而
亦莫可如何也

英阿爾蘭島伯而法斯城耶穌教人與天主教人忿

爭各聚衆數千人短衣巷戰互皆殺傷耶穌教人分其中隊升屋者數百人飛瓦下擊天主教人遂縱火焚之烟焰燭天歷三晝夜火光中聞風聲鼓聲戰鬪聲號哭聲椽瓦爆烈聲車馳馬逐聲雞鳴犬吠聲嘈嘈然一時聚集本境巡捕一千四百五十人馬步軍二千七百人竟不能彈壓馳告都省發兵鎮撫之

美國首領擬減稅以勸耕飭戶部查去年畿內賦稅正供計英銀錢三百八十三兆年終核對用款尚存八十六兆刻酌免三十六兆其餘五十兆暫徵以償

民項茶稅每年例得銀錢二千萬員現盡免之並減各雜稅三千萬員賦稅既輕商民益富自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六月即中國同治十年至七十二年五月同治十一年增造火輪車路七千五百英里西一千八百七十二年七月初三日歐洲各國派員會議律法於倫敦各處紳耆亦與焉計會議者日耳曼支派如英德奧各國羅馬支派如法蘭西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各國共派員三十七人有數人爲刑司數人爲議員數人爲學院

土耳其王委政相臣境內大治布與肯議使與之修好茲復上言曰郡縣長吏俸錢太薄是導貪也宜遞增之俄王遣其弟偕世爵大臣聘於土京其大臣卡里柏沙致國王之意曰敝邑褊小介於大國之間昔惟法人是賴今敗於布勢難復振近聞俄布奧為伯靈之會修王業於歐洲倘邀三王之靈不棄敝邑其敦永好凡有征伐之事敢不悉率敝賦以從

俄德奧三主會次各稽本國軍籍合三國之兵數與歐洲各國相較則國之大小勢之強弱見矣俄國陸

兵計一百三十六萬二千三十四人所屬亞西亞境可薩克兵不與此數馬計三十四萬四千七百六十匹砲計二千零八十四尊與斯馬加國陸兵計九十六萬三千零五十一人馬計十三萬二千三百二十二匹砲計一千四百二十四尊德意志國陸兵計一百零五萬二千五百零六人而在籍聽調者不與焉馬計二十三萬九千三百二十四匹砲計二千零二十二尊法國陸兵計五十萬五千五百三十七人馬計十一萬三千九百三十九匹砲計九百八十四尊

意國陸兵計五十萬零一千九百九十七人馬計四十三萬四百七十二匹砲計七百二十尊英國陸兵計四十七萬零七百六十九人馬計四萬二千八百五十六匹砲計三百三十六尊比國陸兵計九萬九千八百七十七人馬計一萬二千零三十四匹砲計一百二十尊荷國陸兵計六萬六千七百六十四人馬計八千五百匹砲計一百零八尊丹馬國陸兵計五萬一千八百七十二人馬計九千三百八十四匹砲計九十尊土國陸兵計五十四萬五千九百三十

八人馬計六萬八千八百三十四匹砲計七百三十二尊西班牙陸兵計二十一萬六千九百九十四人馬計三萬零二百五十二匹砲計四百五十六尊

俄人謂中國近畿各口守禦甚嚴大沽口增築炮臺駕克虜伯大砲六尊並開墳道以通天津十年前時西船至此不易今更因險設防聲援相應金湯之固洵足資拱衛矣

布報謂中國相臣大吏近時譯閱新報皆能深悉各國情形夘法國新敗布國新合與懼內變有分裂之

虞俄患內虛惟農桑是務英國之志祇在通商且與
中國最親他國亦願結中國懽云云
右所錄各條皆關涉中外大局者方今外國以俄布
爲强大英則少懦矣故其計畫亦以保守疆圉爲亟
而俄布則頗以不肯用兵自明第英人謀國深遠終
爲之備雖然當强鄰逼處之時豈特英人當備已哉
有國家者固宜深長思也
折獄之難也余前記三江營眼線證廣勇一案以爲
眼線不足恃然其所以必欲誣陷廣勇者其故終不

能明今年在蘇見應敏齋方伯乃知方伯平反此獄亦大費苦心蓋廣勇解赴江甯之後署制軍何公入吳鎮軍之言必欲誅之承審官孫觀察蔣太守均恐其究而爲綠勇所持終不能決方伯既將上海前後縣及江甯承審各官所得究濫之意一一剖陳制軍始悟令方伯再訊訊之而事益明白獨撫如營弁執之堅綠勇又證之力方伯乃謂之曰若輩必不肯已我將此案之實在情形一一濟發露後再訊何如於是懼而輸服爰書乃定蓋方伯赴甯時先訪得砲船與

賊戰敗時一船弁勇盡死其服線之勇並非本船之人特營官思避處分而爲之冀獲數盜以自解吳鎮軍初不之知何制軍又安從知之方伯研訊眞情復得將一船兵勇害盡之實供旣兩得其情故一斥之而立解也方伯在廉訪任遇有命盜案件恆懼其枉靡不悉心研鞫州縣頗苦其駁詰然獄少寃民矣余嘗記其二事一爲上海縣案先是蘇州婦因避難攜其己嫁女至上海者賊退後女不歸蘇而另與一人爲夫婦卽俗所謂拼頭也婦利其貲而不之禁如是

者有年壻在蘇不知也久之其人資罄女出傭於巨室以自給然歸來則相處如故又久之婦以乏資厭其人遂聲言蘇壻來索將挈女去席捲所有登舟舟尚未發婦適以故上岸其人尋至爰攜女其逃婦歸女失覓之不得乃欲詐巨室謂其匿女索擾久之無所獲忿而服鴉片以往毒發遂斃縣讞謂婦死緣壻索女故女因姦致母自盡科以死罪獄上公細詢其情關全案無壻家一詞疑之乃密飭吳縣令提其壻到則始終茫然不知有是事是婦自死於索詐矣於

是傳科文以姦罪完結一爲無錫盜案屢承屢翻而贓據鑿確即發審局諸委員亦以爲眞盜也公親提研訊見事主則長而大盜乃矮而小究詰再四事主但認贓爲據公因取贓衣反覆視之遽呼事主前指一馬褂曰此汝之服耶對曰然即令衣之乃短小甚呼盜使服則卻稱其體盜乃泣而呼曰今日見靑天矣此固我之衣也蓋無錫是年盜案層出一無破獲捕役懼比因獲一人强之承復囑事主强之認冀逭其責耳後經事主歷歷供出公大笑重責捕役而取

一長大之馬褂賜事主服之去曰以後終當爲爾得盜毋代捕誣人也公自言此二案案情均在目前承審官自不留心耳敢矜以爲神哉

淫書以紅樓夢爲最蓋描摩癡男女情性其字面絕不露一淫字令人目想神遊而意爲之移所謂大盜不操戈矛也豐潤丁雨生中丞巡撫江蘇時嚴行禁止而卒不能絕則以文人學士多好之之故余弱冠時讀書杭州聞有某賈人女明豔工詩以酷嗜紅樓夢致成瘵疾當綿綴時父母以是書貽禍取投之火

女在床乃大哭曰奈何燒煞我寶玉遂死杭州人傳以為笑此書乃康熙年間江甯織造曹練亭之子雪芹所撰練亭在官有賢聲與江甯知府陳鵬年素不相得及陳被陷乃密疏薦之人尤以為賢至嘉慶年間其曾孫曹勛以貧故入林清天理教林為逆勛被誅覆其宗世以為撰是書之果報焉

同治壬申春余在上海縣任聞英國領事官某病卒適因公事出城過其門見洋人聚集甚衆以為送殮也然外國例死者不弔因使人問之則曰領事以嗽

疾死醫士以爲必嗽斷一筋所致故剖其胸腹視之人之聚觀以此也向來外國人身死若醫士不能悉其病源則必剖割視之察其病所在乃筆之書家人從不之阻亦並無以爲戚者余聞南史沛郡唐賜飲比村唐氏酒還得病吐蠱二十餘物賜妻張從賜臨終言剖驗五臟悉皆糜碎尙書顧覬之議張忍行刳腹子副又不禁止論母子棄市劉勰爭之不能得詔如覬之議垂爲科例由外國觀之張氏母子豈非冤死哉

桐鄉沈茂亭司馬寶樾早歲乏嗣而好施不倦晚年得二子人稱作善之報嘗爲余言伊叔曉滄先生炳垣作令時因公赴省會發審局有盜案未承太守命往鞫之盜一見先生卽呼曰公非曾任新陽縣之沈青天乎曰然則哭曰吾家門首堆積稻草不知何時人以摺匣藏吾堆中今官以搶劫摺差指匣爲憑入吾死罪夫吾果爲盜搶得摺匣當藏之家中卽不然亦且燬以滅迹安有置之門外草中示人共見之理先生研訊再四知爲被誣卽白之太守請爲昭雪太

守以原問官張某持之堅不肯置力第曰子能平反斯獄甚善然嗣後不得眞盜當惟君是問先生遂謝去不復再審越一年先生在蘇適當午飯有僕人自外至曰今日市中決四搶指差之盜犯已正法矣先生聞言不覺吐飯滿地次日乃知是日張某亦當午飯忽無故立起大呼撲地死

茂亭又言渠鄉富人精於權算有鄉人某借錢十二千已還而忘未取約遂重索之某不得已即再還之越十餘年富人死而某家生一猪甚肥腯將宰而貨

其肉是夕屠人某夢富人哀訴云我不合重收某家錢十二千冥譴為豬償其債明日請君往殺之豬白質而黑章者即我也乞君勿殺而告我家往贖之感且不朽矣明日某果邀屠殺豬屠至驗其豬之毛色果信遂不肯殺某獨前來怒且喜即牽豬呼其名而詬之豬人立而啼某大驚撲地病月餘始愈傳聞遠近富人子遂備價贖之歸

道光年間查禁鴉片烟甚嚴吸食者罪至繯首蓋此物在國初以能淫蕩人心貽患不淺蒙

世宗飭部議覆定例通行禁止興販者枷杖後發邊衛充軍罪名固綦重矣自通商開禁之後販烟者乃稱巨商且欲以捐款上邀議敘余任釐局提調時曾力拒之而其意未已也前數年復申此議丁雨生中丞不許乃止然已流毒海內雖十室之邑必有烟館遊手之人嗜之若命有心世教者無不痛心疾首也近閱雍正七年福建巡撫劉世明奏稱漳州府知府李國治拏得行戶陳遠鴉片三十四斤擬以軍罪而陳遠於巡撫過堂時堅稱鴉片原係藥材必需並非

做就之鴉片烟嘗傳藥舖戶認驗供稱藥名鴉片熬膏藥用的又可製鴉片丸醫治痢疾這是並未做成烟的鴉片等語巡撫因謂鴉片爲醫家需用之藥品可療病惟加入烟草始淫蕩害人爲干犯例禁之物李國治以陳遠家藏之鴉片爲鴉片烟甚屬乖謬應照故入人罪列款題參云云閱之不禁失笑夫鴉片即鴉片烟豈又須加入烟草乃成鴉片烟之事足見當時吸食者極少故尚不識鴉片烟爲何物耳

日本國所產之東洋參江浙諸省盛行之醫家或以

爲勝於高麗者因其肥大也今閱其國人顯谷世宏日光從軫錄所記云會津七里村有參圃享保中所創種以日光高寒土必宜參乃求韓種以播爲根荄果茂仍徧種於北土諸侯官參之利遂滿天下等語則直是高麗之種參耳何足重哉記之以破世惑

世之論古者每以諸葛武侯不阻伐吳于忠肅公不諫易儲爲惜余謂世遠年湮僞編缺佚庸知二公當日之不諫阻者況陳志明載武侯言法孝直若在必能止主上此行是武侯曾經言之特不能止之耳至

明史于忠肅本傳亦不詳公諫易儲事後世遂以爲疑天台齊次風侍郎未第時嘗夢于公來謁與之抗禮謂曰昔英廟易儲某實有疏諫留中不發君他日幸物色之後侍郎預修明紀入皇史宬徧檢三日而不得嘗作詩記其事然人猶以夢寐之事爲未足憑比邵二雲學士檢得通政使檔冊有于謙一本爲易儲事而公冤乃得白究恨未見公之諫疏也茲閱海甯吳槎客騫拜經樓詩話所載鄉前輩張侍軒先生跋仁和阮泰元氏讀于公旌功錄志感詩序斯錄在

壬午夏(嘉靖元年)先祖檜屏公永訣時手授泰元云予供事實錄獲睹諫易儲一疏憲宗簡及爲之流涕又有請復儲二疏英宗未及簡發爲人臣者當以謝愆爲法云云按阮氏所云三疏人鮮知者獨惜阮泰元當時既有此本不即以刊入公集中致久而遺佚爲可痛恨也然公之事於此益明故亟志之